

二、臺北高校學生的 畫家夢

許武勇1933年考取臺北高等學校，接受日本美術老師鹽月桃甫長達七年的教導，不但開啟了他的藝術人生，也讓他享受美術世界之樂趣。鹽月老師教他「不要用手畫，要用頭腦畫」讓他得以透過自由思考，追求有個性、有創造性的繪畫風格。

[右頁圖]

許武勇 迷路上之故鄉 2007 油彩、畫布 91×72.5cm

[下圖]

1937年，臺北高校尋常科同級生合影。後排左起為林宗義、吳作仁、王育霖。前排左起翁廷雄、許武勇、洪耀德。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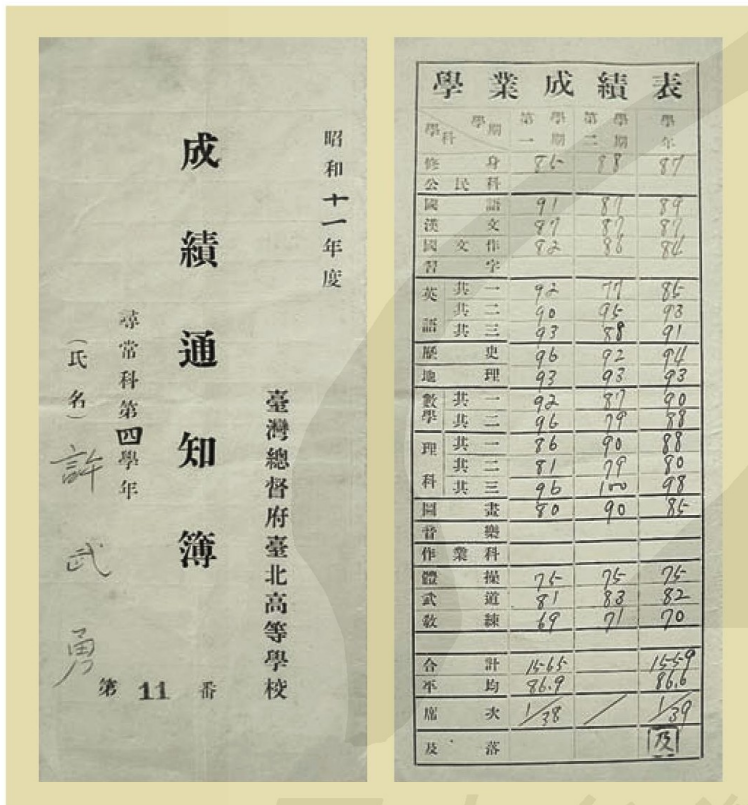
學校建築散發光輝

[上圖]

許武勇在臺北高校時的成績單，為全班之冠。

[下圖]

許武勇讀書時代的臺北高校校舍，校舍竣工前是借用臺北一中的校舍，即現今的建國中學。



臺北高等學校是「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的簡稱，或者稱為臺北高校，創立於1922年，為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七年制高等學校，設有四年制的尋常科（等同中學程度），收取小學畢業生或經考試的錄取生，三年制的高等科則同於大學預科。這一所學校的入學者，幾乎以日本人為主。尋常科學生每年招收四十名，其中四個名額給成績優異或有較好家庭背景的臺灣子弟。像李登輝、辜寬敏、黃啟瑞、李鎮源、林宗義、魏火曜、邱永漢、辜振甫、林挺生等政經和醫界名人都是該校早期的臺籍校友。

許武勇1933年以第一名畢業於臺南市港公學校（今協進國小）後，學校老師鼓勵他參加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的會考。但是他的父親起初持反對意見，不贊同兒子離家到異鄉求學，後來經過遠藤級任老師和內山校長不斷地勸說，許父才點頭。許武勇報名參試，和全臺的兩百五十名報考學生激烈競爭下，金榜題名，進入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他是臺南市港公學校首位，也是唯一一位考上臺北高等學校的畢業生。

臺北高等學校在位於今天和平東路的校舍竣工前，是借用「臺北一中」（今建國中學）的校舍。許武勇公學校畢業旅行從臺南到臺北，經過南海路臺北高等學校時，同學都用羨慕的口





許武勇 臺北高校時之自畫像 2003 油彩、畫布 91×72.5cm



氣說：「這是你要去入學的學校
喔！」當刻他覺得害羞，內心卻
是無比驕傲。他曾回憶說：「從
未看過那樣美麗且是三層樓的
學校，看起來好像會散發出光
輝！」

藝術啟蒙老師 鹽月桃甫

許武勇入學後，他住的學生宿舍「七星寮」是以臺北近郊七星山命名，就在臺北一中旁邊。「七星寮」宿舍前有日式庭園，也有球場。他對於周遭環境相當滿意。因為除了宿舍本身的公共設施，課後時間還可以和同學到過街的植物園散步。許武勇完成於1936年的水彩畫〈臺北一中校舍〉，便是描寫從七星寮學生宿舍所望見的臺北一中樓房校舍景致。他以手指沾塗水彩顏料作畫，畫面出現了十七歲少年的膽識，也打破了初學者對具象寫實

[上圖]

許武勇 臺北一中校舍 1936 水彩 38×29cm

[下圖]

許武勇 校舍風景 1934 水彩 尺寸未詳



■ 記念講演会 (入場無料)
 講師：許武勇 (中華民國油畫學會會員)
 演題：「鹽月桃甫 人と芸術」
 日時：2001年1月20日(土)
 午後2時～午後3時30分
 場所：県立美術館1階アートホール

往復はがきに演題、住所、氏名、電話番号を明記の上1月15日までに、県立美術館学芸係まで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はがき1枚につき2名まで申し込みます。(それぞれのお名前をご記入ください。) 希望者が120名を越えた場合は抽選となります。

■ 作品解説
 当館学芸員による作品解説を行います。
 日時：2001年1月13日(土)、27日(土)
 午後2時～午後3時

的依賴。

許武勇藝術人生的重大關鍵，是在高等學校尋常科就讀時，遇到從東瀛渡臺的美術老師鹽月桃甫（1886-1954）。鹽月於1921年來臺，一直待到1946年高等學校廢校才回日本。許武勇生前一直念念不忘這位恩師，「我一生的幸運是有緣遇到鹽月先生，因為他的啟發和影響，我可以每天畫畫，享受美術世界之樂趣。」

當年高等學校的老師都穿著公定的制服，夏天白色，冬天換上黑色。在高校七年，許武勇從未看過鹽月老師穿制服。許武勇回憶在高等學校第一堂美術課見到鹽月時，老師穿著有粗條紋的紅褐色西裝，領帶也是同一色系，西裝無論剪裁或顏色看來甚為講究，還習慣戴著土耳其帽，遮掩微禿的頭。由於和其他老師不同裝扮，所以剛入學的同班新生都不認為他是老師。

2001年1月間，「鹽月桃甫展」在鹽月故鄉的宮崎美術館舉行時，許武勇受邀前往，在美術館演講「臺灣美術開拓者鹽月的一生」。許

[左上圖]
 1988年許武勇（右）到日本宮崎縣立美術館參觀鹽月桃甫的遺作，鹽月夫人（左2）也在場。

[右上圖]
 鹽月桃甫像，攝於任教臺北期間。

[右中圖]
 2001年的「鹽月桃甫展」的海報。（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下圖]
 2001年「鹽月桃甫展」宣傳品上有註明許武勇講演的消息。



【左圖】
2001年，許武勇到日本宮崎縣立美術館參觀鹽月桃甫展。他背後展覽告示牌上印著鹽月桃甫的作品〈山地之女〉。



【右圖】
2001年許武勇到日本宮崎縣立美術館參觀鹽月桃甫展，與鹽月作品合影。

武勇為展覽畫冊書寫的〈一生精力為臺灣美術燃燒盡失的鹽月先生〉一文，後來經臺北南畫廊的黃于玲整理後，在該畫廊的資訊網發表。

許武勇在文中提到鹽月先生1921年來臺時，臺灣還沒有販售油畫顏料。鹽月桃甫是臺灣美術史上第一位移植油畫美術到臺灣的人。1927年，臺灣總督府接受他和石川欽一郎（1871-1945）、鄉原古統（1892-1965）、木下靜涯（1889-1988）等四位畫家的聯名建議，創辦「臺灣美術展覽會」（即臺展），成為臺灣有史以來集合名家作品的最大規模美展。此展後來以其權威性及長年累積，影響並操控了臺灣美術之發展路線。

2001年許武勇（右）於日本宮崎縣立美術館講演，與森三枝子（中，美術評論家）、陳燕南（臺灣駐日代表文化組長）合影。



【右頁圖】
許武勇 紀念演講會 2001
油彩、畫布 91×72.5cm





〔上圖〕

1933年第7回「臺展」審查委員在臺北教育會館前面合影。前排右起：藤島武二、幣原校長、結城素明；後排左起：小澤秋成、廖繼春、木下靜涯、鄉原古統、鹽月桃甫、陳進。

在臺北師範學校任教的石川欽一郎擔任六年審查委員，在臺北高等學校的鹽月桃甫擔任十年審查委員。石川欽一郎到英國學習，受英國學院派水彩畫薰陶；鹽月桃甫則以研究美術的學習者態度，追求自我風格的油畫。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不要用手畫，要用頭腦畫

在許武勇生前於《藝術家》雜誌所發表的〈鹽月桃甫與石川欽一郎〉文中指出：從學生的嚴謹作畫態度看，石川欽一郎的教學法是嚴格的學院派教條式；鹽月桃甫的教學法是全然不同的自由主義教學法。他以親自受教的體會，說明鹽月桃甫從來不教如何畫的技法。長達七年的學習過程當中，這位老師總是一再提醒他「不要用手畫，要用頭腦

〔右頁中圖〕

鹽月桃甫 魚2 1951
油彩、畫布 16×23cm

〔右頁下圖〕

鹽月桃甫 少女 1953
油彩、畫布 73×60.6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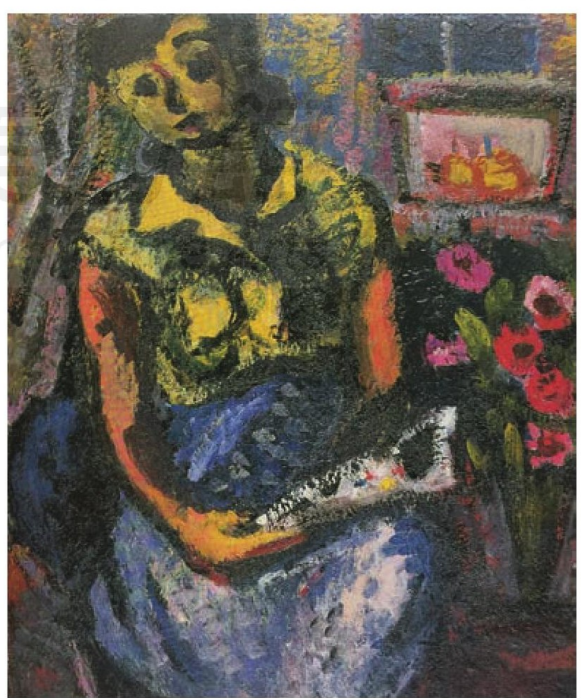
〔上左圖〕許武勇翻譯鹽月桃甫文章的手稿。

〔上右圖〕許武勇於《藝術家》雜誌上所發表〈鹽月桃甫與石川欽一郎〉文章的書影。

畫」。也要學生透過自由思考，追求有個性、有創造性的繪畫風格。

鹽月桃甫出生於日本九州宮崎縣。1912年從東京美術學校畢業後，來臺前在大阪等地任教並從事創作。據許武勇說，當年高校尋常科的圖畫課教育，主要在傳道解惑「美的認識」和「創造精神」。鹽月桃甫在教導學生對美的認識，總是強調「觀照」的重要性，並說：「對客觀物的認識與對畫家心內美的認識取得一致的點，這就是觀照；以觀照製作出來的就是畫。」他深受啟發。到了四年級時，鹽月桃甫解說構圖、色彩與人之間的心理關係，又以彩色超大的畫作印刷品，說明印象派、立體派、未來派、表現派、超現實派、樸素派、野獸派等現代畫派，讓他大大地吃驚，這是他第一次看到傳聞中的現代繪畫。沒想到美術的世界竟然有如此遼闊的自由思考空間！畫者的觀念與呈現出來的作品也使得他大開眼界。另外，鹽月桃甫也會規定尋常科學生修畢時必須繳交一篇有關美術研究的論文。這種教學在許武勇看來，在當時臺灣是僅有的，說不定在日本也少見。

許武勇對他恩師的藝術有深入研究。他發現鹽





許武勇 原住民之祭典 1994
油彩、畫布 91×72.5cm

月桃甫來臺之前的畫風，多少帶著日本有名的「浪漫頹廢派」畫家竹久夢二（1884-1934）的日本情緒，竹久夢二在作品中將他與生俱來的多愁善感氣質表露無遺，也創造出獨有的虛幻、飄浪與傷情的抒情美學。鹽月桃甫在追隨竹久夢二一段時間之後，筆觸轉變為飽藏著熱情和詩意，鮮明澎湃的藍色、綠色與紅色等色彩在中間色作背景的畫面上，如同狂嘯卻又綺麗的交響曲。1933年他初次見到鹽月桃甫時，這種獨有的「鹽月」風格已經形成。

鹽月桃甫在連續擔任「臺灣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十多年時間，每年都出品兩幅100號以上的大畫和一幅30號的作品，他稱是要以此刺激



許武勇 原住民之婚禮（臺灣） 1996 油彩、畫布
91×72.5cm

臺灣年輕畫家；不過許武勇認為，他老師是因為很喜歡畫原住民題材，所以情不自禁畫那麼大的畫！

鹽月桃甫來臺後熱愛原住民是事實。1935年，許武勇被選為高校尋常科繪畫部（美術社）的學生委員，因而時常到鹽月桃甫的住處。第一次走進玄關，就讓他大吃一驚。從進門開始，滿屋擺滿了臺灣原住民的文物，包括衣飾、用刀、雕刻品，以及臺灣布袋戲布偶等民間藝品。整個氛圍就像是一個臺灣民俗博物館。感情投注得如此深，難怪他將教學以外的時間都花費在畫臺灣原住民。

【右頁圖】

許武勇 母（鹽月桃甫原作
臨摹） 2003 油彩、畫布
199×91cm

■ 十八歲〈自畫像〉像「禽獸」

鹽月桃甫有一幅名為〈母〉的作品最讓許武勇難以忘懷。這幅150號的大畫是他讀高校一、二年級時，鹽月桃甫在南海路教育會館（後來的美國新聞處圖書館）個展展品之一。描繪1930年臺灣發生霧社事件時，日軍大勢鎮壓，殘殺無辜。一名原住民母親和三名子女恐懼無依的場景。遠處炮火連天，近處則有毒瓦斯施放。母親懷抱著幼嬰，腳邊兩名孩子緊抓著她不放。慘叫聲彷彿躍然畫布上。

【左下圖】

鹽月桃甫與其作品〈母〉合影。（藝術家出版社提供）

【右下圖】

2003年，許武勇為將鹽月恩師之繪畫思想留給後世，仿作此作品〈母〉。

許武勇在回憶錄如此描述該畫：「那表情已非人類應有的面目。母親放大的雙眼、因神經緊繃所屈伸的雙手，表現出的是一種近乎野獸的母性愛。懷抱中的孩子雙唇烏紫，生命已在旦夕，而腳下的稚子死命抱



住母親雙腿，驚恐的神情完全被四處瀰漫的毒煙所震懾。這是野獸在瀕臨死亡時才會有的樣子啊！」鹽月桃甫以畫筆表達他內心的憐憫和悲痛。這幅形同悲劇史詩的畫作，不幸在一次水災中消失，目前僅能從黑白照片欣賞。2003年，許武勇根據照片的尺寸和現場觀畫的記憶，仿製了一幅〈母〉，向恩師致敬。

許武勇就讀高校尋常科時，每月都盡力節省生活開銷，將剩餘的錢用在購買油畫顏料。1937年，他十八歲進入高校高等科一年級時，畫了一幅〈自畫像〉參加開校紀念日在教育會館的展出，他認為「這張野性強烈怪異的作品是臺灣畫壇第一張立體派作品」。該作品驚動了學校的師生，有人批評畫中的立體分割手法，認為許武勇把自己的面貌畫得像禽獸！不過觀眾當中也有知音；文學家兼詩人根津金吾教授便讚美不已，表示許生若能以相同研究的精神投入科學研究，必能成為傑出的科



學家。該畫作後來經許武勇送給高校同學翁廷雄，現在下落不明。

■ 高校生研讀二十巨冊 《生命的科學》

許武勇在生前經常提到，臺北高校是他人生學習的最重要階段。在這個臺灣處於殖民地的時代；他很幸運碰到的幾位日籍老師都具有風骨，是人格者也是學有專精、且能夠善待學生並循循善誘的好老師。他在學業和為人處事等方面都獲得良好的啟迪和指引。

除了鹽月桃甫，臺北高校學校的宿舍舍監荒川重理（1884-1976）也是他敬重懷念的老師。他也是許武勇尋常科時的級任導師。日治時代的學校不時有日籍學生與臺灣學生差別待遇，但荒川重理都一視同仁。他和太太沒有孩子，把學生當作自己子女照顧。

許武勇在高校尋常科時代，不僅熱中於繪畫學習，對宇宙秩序、生命價值和生老病死都充滿了疑惑和求知欲望。有一天，他在宿舍問荒川老師：「我們人生在這世上的意義是什麼？」，荒川重理回答：「一起合著生活是善，背離了則是惡。」許武勇認為他一生能夠向善的方向努力，都是來自荒川重理的教導。

當時藏書豐富的高校圖書館有一套英國著名學者威爾斯（H. G. Wells）所著的《生命的科學》（The Science of life），整整二十巨冊。這套書所談到的範圍，包括人生所有的知識，諸如生命的起源、地球的歷史、動植物學、化學、細菌學、遺傳學等。許武勇發現後大感興趣，就逐一將它借出閱讀。由於使用學生宿舍的自習室需要級任導師蓋章。荒川重理老師每次都微笑地幫他蓋章，還跟他說：「許君愛看此書？」後來他從尋常科進入高等科就讀，憑藉著在這部書上所吸收的知識做基礎，在其指導下用顯微鏡觀察貝類等各種生物的排泄消化器官，更是得心應手。日後他參加東京大學醫學部考試的相關考題，都出自荒川重理教導。他得以過關，為此更感念恩師了。



1937年，高校時期的許武勇（尋常科時代）。

荒川重理的身影。





1937年，臺北高校尋常科臺籍學生同學會，中排右三為許武勇，前排左一為邱永漢。

荒川重理和鹽月桃甫兩位老師在教學上都重視學生的自由發展。荒川重理看到許武勇對繪畫懷抱著強烈的興趣，雖也從旁鼓勵；但也提醒他在臺灣做畫家是無法生活的。畢竟生活是現實的問題，沒有安定的生活就無法創作。少年許武勇記住老師的話，勉勵自己，來日一定要有一個正職來維繫他所嚮往的藝術世界！

【左下圖】

1980年，許武勇攝於母校東京大學醫學部的日本國寶「赤門」前。

【右下圖】

許武勇 年輕時之自畫像
1994 52.9×45.1cm

